

乡关何处

欧阳明勇

纷纷扬扬的细雨，布满整个天空。

翠莲从前老是担心，雨下多了，家里的老房子会塌，放在柜子里的被子会淋湿。

老家的老房子是土砖瓦房，是她公公手里建的。这个时候，翠莲就会回一次家，摸着土疙瘩，房子里充满生活气息的过往就会扑面而来。雨水打在房屋的外墙上，留下像蚯蚓一样水流的痕迹。土砖疙瘩里裸露出一些用来增加粘性的稻草，那些稻草几十年前，也许垂着饱满的稻穗，让饥饿的人群果腹。翠莲每次回家，要把老屋里的棉被拿出来晒一下。

公公婆婆在世时，翠莲基本没回家。翠莲和运德一结婚就到了广东打工，儿子也在身边读书。过年过节，叫老人坐车直达到广东，吃喝玩乐一条龙，大家开

心。公公婆婆去世后，本来想送孩子回老家读书的翠莲就断了念头。当教师的堂妹建议：小孩读书成长还是要父母在身边好些。翠莲想想也是。这时恰好也有了农民工子弟学校。小孩就没有回，一直在广东读书。这样，翠莲一家人回家更少了。

翠莲现在不担心了，因为房子已经被儿子拆了。

前几年，运德在工地上出了事。那次把运德送回家安葬，翠莲呆在家里最久。她要住满七七四十九天。在她再次熟悉了村里的山头、水渠，熟悉了从前种满的水稻田，种满了蔬菜的旱土，熟悉的家乡土话。回到老家，她觉得神清气足。

翠莲的孩子兴华很争气，考了个重点大学，毕业后没几年，还自己开公司，然后在大城市买房娶媳妇。一切都安稳下来了。

兴 华 忽
然 说 要 回
老 家 建

房。老家是根。不会说几句家乡话的兴华，带着风水先生在家乡转了一天。接着，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来，原来的土房子很快就推平了。在现代机械面前，开拓出一片开阔的平地。兴华的设想是：在原来的老房子的地基上面，建成一座北京四合院的样子。

北京的四合院，带着北方皇城的气息将进驻南方的农村。兴华侃侃而谈。

老房子拆了，新房子没建好。翠莲还是希望房子早点建成。她说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麻雀子也有个草窝蹲。

谁知事情正进展很顺利的时候，突然生出变故。运德的堂叔兄弟出来阻工，说兴华推的房屋基地，以前是老爷爷手里的，大家都有份，不能让兴华一人独占。翠莲说了好多好话，还是讲不通。兴华说给钱买过来。他们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祖宗的地不卖。兴华只好把建房的事情搁下来。

房子虽然没建成。每年清明，翠莲还会带着儿子、孙儿回来一趟。只是再也没有老房子了，也不用晒棉被了。

她逢人就说，这下好了，出去多年，娘娘崽崽不得回了。如今回来，连个窝也没得蹲了。

花香的记忆

王玉成

现在是午后三点左右，《众声喧哗》里说：“午后二三点时分的光线，令人想起过去的日子。”空气中飘来桂花香，这是外婆最喜欢的花香。院子里这两棵桂花树长得也有两层楼高，以前很少开花，开了花的香味也是若有若无的，给人一种打不起精神的感觉，和其他花香馥郁的桂花树不一样。但今年的花香却特别浓，它们也许也长大了成熟了。

外面开始刮起大风，银杏树开始发出哗哗的响声。太阳特别暖，光线涂抹过的地方像沾染上了一层蜂蜜。银杏的叶子还没有变金黄，但是偶尔会有几片被风刮落到地上。楼下有人人在说话，普通平淡，那是他们的家常。

现在围墙外有机器的轰鸣，车水马龙的声音，有成片成群的小区，有高高大大的建筑，电线竿子耸立着，电网交错纵横，只是时光结成了楼道里的蜘蛛网。

我一个人靠在窗前，想，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？好像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这一带应该只是一片郊区。不，或许郊区也算不上。有

山有田野，也有大树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池塘。春天的时候，外面开满了一树一树的花，白的是李，粉的是桃。招蜂引蝶，各绽芳华。与满眼的生机比起来，那小小的农舍，就像是点在碑布桌布上素雅的花。只有一条小小的路从南方赶来，通向北方，我还没到过那条路的尽头。

那时，小小的我踮着脚，站在窗前，可以看见，很远很远的地平线，地平线藏在连绵的群山中间，就露出那么一点儿，大部分时候是被远山遮住。但我还是认真地寻找它，而抬头看上面，是无穷无尽的蓝天。

我的记性不太好，所有小时候的事，所有可爱的有点苦味的回忆，我都只能记得那么一点儿，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太阳很足的下午，我一个人站在窗前，那也是秋天，桂花树的香气特别淡，只有一点点。但我还是满足地看着远方的地平线。

大雁一阵阵飞过头顶，
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
念。

雪映狗叫兆丰年

韩国光

第一场冬雪刚过，人们的思绪还沉浸在暴雪纷飞中，第二场暴雪又接踵而至。虽然雪没有第一场雪下得急迫，可气温仍然很低，在一些靠北的屋檐下有的竟挂起了一尺多长的冰锥子。在我们安徽，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了。这接连下着暴雪好不好呢？我问了一位雪中卖青菜的大爷，他说：“孩子，腊月里下大雪好啊，‘麦子冬雪三床被，枕着大馍睡’，你是城里人，没种过庄稼吧？”我又关切地问，大爷，这样的雪天你从哪弄来的青菜，又怎么走过来的？他回答说：“头场大雪化了的那几天，我怕儿女买菜不方便，特意让女婿开车从乡下运来的，我乡下地里种了不少青菜。”他说着抬手一指告诉我，他女儿就在这旁边的中学教书，冬天他就住在女儿这里。这青菜前几天运来的，多，女儿一家又吃不了这些，趁新鲜卖掉一些，也少占家里地方。

老人不是专业卖菜的，卖青菜也不用秤称，他把青菜放成几堆，身旁的编织袋里还有半袋青菜。我问他这青菜怎么卖的？“五块钱一堆。”他说每堆足有三斤多，折算起来不到两块钱一斤。这青菜比超市里卖的还便宜，我想多买些，除了自己吃，多余的分送给单位同事，于是掬了20块钱，说买四堆青菜。他说，你不要买这么多，买多放久了就蔫了。我说还要送给别人，执意要买20块钱的，老人又好心的要多给我一堆，20块钱给五堆。我按着他的手坚决不要，雪花飞旋中，我和老人的身上包括脚下的青菜又落了一层雪。我离开时好意地说：“大爷，早点回去吧，大雪天的，别冻着了！”他悻悻眉毛上的雪笑着说：“我不冷，不冷，在乡下都习惯了。”

雪天，我拎着倾注着一片暖意的青菜，在一家商店旁，看见有一女子和小男孩在堆雪人。小男孩拿个红色的塑料大勺挖着雪，他妈妈忙着把不用的紫色毛线帽子和围巾在给雪人“武装”，母子俩雪中高兴的样子吸引了好几个人

飞雪预兆着丰收的年景。在暴雪的几天里，邻居常带着他的黄花狗去“跳雪”，也成了我近处赏雪中的一景。他往深处轻轻丢上一块馍，黄花狗“扑通”一下就扑进了雪窝，接着在窝中胡乱撒欢，一时雪花满住了头，一时又可能狂叫几声：“汪汪，汪汪，汪——”在白雪映着狗叫声中，我听着却像喊着很吉祥的“旺”字，“旺旺，旺旺，旺——”